



圈出一枚 小胖子

总攻大人
/著
ZongGongDaRen
WORKS

我是江湖里的一枝花，也是人海中的一粒渣
我是活血养颜的小娇羞，也是风中凌乱的小胖妞

问世间情为何物？公子答曰：“我爱胖子！”



安安安安安，好羞涩啊公子！>_<



史上最死皮赖脸的！
小胖妞铿锵登场！

看，这宫廷，真是有一腔
莫名的忧伤啊！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圈出一枚小胖子 / 总攻大人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399-6867-4

I. ①圈… II. ①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8677 号

书 名 圈出一枚小胖子

作 者 总攻大人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长沙)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丽

特约编辑 喻戎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粉粉猫

内页设计 刘芳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867-4

定 价 21.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001 / 第一章 那个笑得祸国殃民的男人
- 008 / 第二章 活了十七年还是第一次有男人和她这么接近
- 014 / 第三章 我府里有十七位姬妾，而你刚好是第十八个
- 020 / 第四章 东厂只有一个夫人
- 026 / 第五章 中毒了中毒了中毒了中毒了
- 032 / 第六章 好看的东西总是最危险的
- 038 / 第七章 我听人家说，后宫的女人就爱玩阴的
- 044 / 第八章 像太后这样纯洁美好的白莲花，怎么就盛开在了黑暗的后宫呢？
- 049 / 第九章 你没有说谎，你只是骗了我
- 055 / 第十章 江湖上？是什么组织？
- 061 / 第十一章 莲岂，我跟他水火不容、南北对立，人鬼殊途……
- 067 / 第十二章 誓主，太后密旨到！
- 073 / 第十三章 你……你就是莲岂？东厂的那个大太监？
- 079 / 第十四章 连当今圣上生母的凤床都敢上，这样的臣子还真是古今少有
- 086 / 第十五章 啧，翅膀硬了，先是自作主张，现在又要弑夫
- 092 / 第十六章 外貌是一个女人最厉害的武器
- 099 / 第十七章 这下我们扯平了
- 105 / 第十八章 哎……活着真难。活在莲岂身边可真难啊……
- 111 / 第十九章 素来雷厉风行心狠手辣无情无义的东厂誓主居然会唱戏？
- 117 / 第二十章 胸大无脑是不对的，胸小也一样无脑
- 124 / 第二十一章 坐入爱河的人啊……智商都会普遍降低的……
- 130 / 第二十二章 你说本王没志气？
- 137 / 第二十三章 圆房？你又忘了你是太监吗？我们要怎么圆房？
- 143 / 第二十四章 你八字生得好，旺夫益子相，莲岂不娶你娶谁？
- 150 / 第二十五章 我现在有事，没工夫跟您玩花花肠子



- 156 / 第二十六章 我闻到你身上有别的男人的味道！
- 162 / 第二十七章 这东厂后府的每一个女人都深爱督主
- 168 / 第二十八章 “呃，你也像珠一样。”“猪？”
- 174 / 第二十九章 师父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便是收了你做徒弟
- 180 / 第三十章 其实，整天算计人也是很累的
- 186 / 第三十一章 看来这丫头还记得莲岂是太监
- 193 / 第三十二章 在莲岂心中，太后只是把他玩朝野的工具
- 199 / 第三十三章 如果我长得满脸麻子奇丑无比，王爷还能昧着良心说喜欢我？
- 206 / 第三十四章 我不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的夫君
- 213 / 第三十五章 他被打入冷宫了。怎么办呢？
- 219 / 第三十六章 水仙不开花，就是装蒜呗
- 227 / 第三十七章 阿弥陀佛，贫僧有礼
- 233 / 第三十八章 “让你什么？”“让我侍寝。”
- 239 / 第三十九章 你要和他一起去青楼？
- 245 / 第四十章 妒忌和占有欲，应该是每个女人的弱点
- 252 / 第四十一章 因为我还不想和皇上撕破脸皮
- 258 / 第四十二章 莲督主的演技可真好
- 264 / 第四十三章 你不怕他哪天把你卖了或者杀了？
- 270 / 第四十四章 他是朝廷重臣，这辈子都要在东厂
- 277 / 第四十五章 最毒的果然还是妇人心
- 283 / 第四十六章 太后可肯给微臣喂一次药？
- 289 / 第四十七章 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现在成了王妃，虽然是个寡妇
- 295 / 第四十八章 我们的孩子，自然是天下无双



第一章 那个笑得祸国殃民的男人

风刮得像妖精在作法，一名绿衫少女站在河岸边，手里拿着把刀，看谁都像靶子。

“翩翩，傻站着干吗呢？你今天烤的叫花鸡外焦里嫩、松软多汁，还不赶紧来尝尝？”

少女深深地看了一眼说话的那个衣衫褴褛的白胡子老头，叹息一声，错开目光望向河对岸：“师父你吃吧，我不吃。”

“为什么？”

少女眼神一暗，指着自己腰间那霸气外露的赘肉，伤心欲绝道：“师父，我七岁那年您让我跟您学刀法的时候，可没告诉我会附赠这一圈一圈的肥肉啊！”

“意外而已。”老头嘴下不停，唆了唆手指道，“其实你这样也挺好看的，而且它并没有影响你的身手不是吗？”

“我本来就只是个半吊子。”言下之意你也是个水货。

白胡子老头将剩余不多的鸡肉全部塞进嘴里，满脸油腻腻地抬头瞪着

少女：“你这个欺师灭祖的小东西，你这是在说我霸刀门的武功差劲吗？想我堂堂霸刀老祖当年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只不过出了点小小的意外，才沦落到如今这个地步。”

还不就是因为你那张贪吃的嘴？什么意外不意外的都是借口！何翩翩比谁都了解自己这个便宜师父，沉吟了一会儿，道：“不是的。”说完，继续面色凄楚地盯着河对岸。

昧着良心说话真难受。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白胡子老头眼神哀怨地看着她。

像是看穿了他的苦肉计，何翩翩轻描淡写道：“真的不是。”说完，似乎怕老头不信，又加了句，“不要想太多。”

“翩翩……”白胡子老头还在说着什么，可何翩翩却已没心思再听，因为她看见河对岸有一名身姿挺拔秀美的白衣公子正在被一头野猪追杀。

深山老林，有野猪很正常。何翩翩凝眸盯了他一会儿，见他手持一把闪着寒光的宝剑，便断定他会武功，于是决定置之不理，面无表情地低头望向身旁那说到伤心处恨不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师父。

然而，事情并未因此结束，那白衣公子本该朝跟何翩翩相反的方向逃去，却不知为何忽然掉转方向朝她奔了过来。

何翩翩听见动静，警觉地抬头望去，便见一名雪衣墨发的年轻公子朝她凌波踏水而来，那白色缎面靴子之下的河水竟是未被他激起半点涟漪，这不得不让她目瞪口呆。

“好轻功！”她忍不住赞叹道。

白衣公子离得近了，何翩翩也看清了他的长相。

俊。

颀长身姿跨越流河之上，蜜色晨光下，只见他白衣如雪，面如冠玉，双眉斜飞入鬓，两眸眼廓泛着淡淡嫣红，眼角略弯，黑眸水光流转，似含着股魅惑，却偏又透着些清冷，眼形仿若桃花一般顾盼迷离，似醉非醉，明明暧昧至极，却还不是勾引。

妖孽！

何翩翩果断地下了结论。

在她下结论的同时，那风情万种的倾国美人便传音入耳给她，轻飘飘道：“劳驾提刀。”

何翩翩满头黑线，眼见着美人从身侧掠过，野猪蹚着河水勇猛而来，她手起刀落，干脆利索地将野猪送上了西天。

那白衣公子返回身来歪着头冲她弯起一双桃花眼，但见他眼角处竟还长着一颗泪痣，越发衬得他不似凡人，恍若谪仙。

可惜，他的行为却让何翩翩觉得他根本就是个妖孽。

“多谢。”又是清清淡淡简简单单的一句……扬长而去。

何翩翩嘴角抽搐不断，睨了一眼那白衣公子持剑远离的背影，低头望向那头鲜血淋漓的野猪，咬牙切齿地对满脸茫然的师父一字一顿道：“加餐！”

但一向好吃的师父却拒绝了：“不行，这么大一头猪吃完了我还能走路吗？为师我还要去参加门派大会呢，你就自己慢慢吃吧。”语毕，人已瞬间掠至河对岸，很快便消失不见。

何翩翩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开，看都没再看那野猪的尸体一眼。

进了城，她轻车熟路地往义兄家赶，天色渐暗，回去晚了伯母又要骂人了。

但等她赶到了苏府门口，便见到一辆奢华无比的马车停在那里，马车旁站着许多人，但她眼里只看到了一个。

明明穿着一身白衣，却非要在外面披一件玄黑披风，而且虽是两种反差极大的颜色，穿在他身上却让人觉得那么高贵脱俗。他一手撑着把烟蓝色雕花竹伞，一手负在身后，手如无瑕玉石，肤似凝脂白皙，侧着的脸颊上清晰可见眼角处有一颗痣。

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望其幸焉。

大晴天的打什么伞？何翩翩冷着脸望了一眼天空，这人真是骚包，怎

么还找到她家来了？

似乎感觉到了何翩翩这股炙热的目光，白衣玄黑披风的美人稍稍歪过头来，若冰的玄色瞳仁略微弯起，竟是一个温柔的微笑。

百媚纵生，倾城之姿。

何翩翩脑子里出现这八个字，然后她嘴角抽了一下，果然是他。

和他一起望过来的，还有早就被何翩翩忽略掉的义兄苏淮。

苏淮是收养她的苏家人的嫡子，也就是她名义上的义兄。

“翩翩？你什么时候出去的？”苏淮显然没料到何翩翩不在府里，看到她时有一瞬间怔愣，随即便转头对那瞧上去与他年龄差不多的白衣公子道：“莲大人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何翩翩跟着霸刀老祖偷学了十年武功，内里自然不差，当然听得见苏淮的话。

莲大人？她眼里闪过一道奇异的色彩，明明是胖胖的脸胖胖的身子，那双眼睛却显得明艳无比。

“怎么又偷跑出去了？不是跟你说过了今日家里有贵客要来，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苏淮握住何翩翩的手就往府门口走，话里虽是责备，语气却一点都不严厉。

“我出去随便转转。”对着苏淮，何翩翩那张表情不多的脸上露出少有的温和。

“来，我给你介绍。”苏淮拉着何翩翩往前一推，“翩翩，这位便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莲大人，父亲的挚友。”略顿，望向白衣公子：“莲大人，这位是何翩翩，母亲收养的义女。”

莲大人，的确是经常提起，身在苏家如果不知道这位苏家的挚友，那还真是白混了。

何翩翩回想着自己脑子里对这位莲大人的了解，似乎只有两个字最清楚——

太监。

或者说，是东厂督主，皇帝的宠臣。

有这么一位位高权重，足可在朝堂之上呼风唤雨的朋友，苏家经常性地高调宣扬一下实在是人之常情。

“翩翩，叫人。”苏淮推了一下望着莲大人发呆的何翩翩。

何翩翩回了神，低声道：“见过莲大人。”

那位白衣公子桃花眼顾盼流转间淡淡地开了口：“直接叫名字吧，不必那么见外。”

苏淮忙道：“那怎么行？”

白衣公子一笑，右手牵起翩翩，左手撑着伞，对苏淮道：“兄长和嫂嫂已进去多时，想来都已安排妥当，我们也进去吧。”

苏淮看见他的动作忍不住愣了一下，但很快便反应过来，赔着笑将他迎了进去。

倒是何翩翩很不自在，她使劲抽了抽手，抽不回来。

白衣公子步步生莲，行动缓慢，在谁都看不到的地方低声对何翩翩道：“乖，莫要再动。”

何翩翩立刻不动了，想起在河岸边的那一幕，实在搞不懂为啥手劲这么大的人却打不过那一头野猪。

而这位风姿绝美的仙人像是看穿了她的心事般，冰凉的指尖在她温热的掌心画着圈，温声说道：“若我下手，岂不是要溅一身血。”

何翩翩太阳穴突突直跳，忍不住抬手揉了揉。

莲岂“疼爱”地摸了摸她的头：“那件事可千万不要和别人乱说，否则……”说到这里莲岂忽然停住了，何翩翩抬头一看，原来他们已经到了大厅外面，伯父伯母已经迎了上来。

“呵呵呵呵呵呵……”

何翩翩现在只能听到莲岂那低沉的笑声了，因为他已经和伯父伯母进了大厅。

今日的苏府内张灯结彩，比往年除夕时还要隆重热闹。

何翩翩站在大厅门口，极度不想踏进去。

而就在这时，她听到了门口几个人的对话，那似乎是莲大人带来的护卫。

“不得了不得了。”

“是啊，督主好久没这么笑过了……”

“上次这么笑的时候，死了好几个人……”

笑里藏刀啊！何翩翩满头冒冷汗，立刻乖巧地进了大厅，安安静静地站到了苏淮身后，凝神静气，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那男人解开玄黑披风交与属下，信步留香地走到主位边落座，桃花眼流光潋滟，迷煞旁人：“许久不见兄长和嫂嫂，莲岂甚是想念。”

因着两人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他又比苏老爷年纪小，所以两人常以兄弟相称。

莲岂？是他的名字？何翩翩低着头嚅动嘴唇念了念，真是让人唇齿留香的两个字。

“哪里，七弟你公务繁忙，能抽空跑这么远来看望为兄，为兄已是非常感动了。”伯父是一方首富，平日里见到人都是眉眼高昂傲慢无比，见到莲岂这个亲戚关系不太近的弟弟却是极为上心，殷勤地端茶递水。

也对，再有钱终究是个商人，怎么能跟当官的比呢？何翩翩非常赞同自己想法地点了点头。

“翩翩。”谁知在这时，身前坐着的苏淮忽然叫了她一声。

何翩翩抬眼望向自己的义兄，那张看了十几年的清秀面孔虽比不上莲岂俊美，却也是个中翘楚。

“待会儿你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要回房歇着。”苏淮小声地嘱咐着她。

何翩翩不解地看着他：“为什么？”

苏淮眼神复杂地回望着她：“你忘记我曾与你说过什么了吗？”

何翩翩怔了一下，仔细想了想，忽然悟了。

据说，苏家这位尊贵的朋友有种近乎变态的收集癖，他身为东厂督主，却纳入府内十七位姬妾，个个国色天香貌美如花，便是那皇帝的后宫也很

难找到可以与之媲美的绝色。

想清楚了何翩翩又淡定了，揉了揉肚子上的肉，意有所指道：“没事，他对我没威胁。”

嫁给高官重臣自然是好的，但莲岂的官位实在敏感。你仔细想想，这东厂的督主自古以来可都是太监，若是真的嫁给了莲岂，那岂不是要赔上一辈子的“性福”？

苏淮的眼神越发惆怅，他又哪里不知道何翩翩所说的意思，但她一直低着头，根本没发现莲岂的视线总是若有似无地落到她身上，他作为一个男人，当然知道那种眼神代表着什么。

那是看到猎物时才会有的眼神。

苏淮宽袖下的手不自觉握住了何翩翩的，这位义妹和他青梅竹马，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胖妞，配起他来有些许不足，但他在心里却早已认定了她，眼里再搁不下别人。

何翩翩见此，也很自然地回握住了他的手，她虽然心里对他没意思，但也明白以自己这副尊荣，想找到像苏淮这种要样貌有样貌要家世有家世的好夫君，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所以既然如今给她好运气地碰上了，哪里还有推托的道理？

何翩翩和苏淮各怀心事，其他人也是一样。

尤其是坐在主位上那个笑得祸国殃民的男人。



“来，七弟，随为兄到膳厅用膳吧，为兄准备了许多你爱吃的菜……”

伯父对莲岂可谓是百般讨好鞠躬尽瘁，就差死而后已了，何翩翩抑制不住地抬头望天，在心里默数了五个数后，开口对刚好走到她面前的伯母低声说：“伯母，我有点不舒服，就不跟你们去吃饭了。”

伯母忙着跟伯父招待莲岂，自然不会理会她，看都不看就摆了摆手道：“知道了。”

苏淮长舒一口气，紧了紧握着何翩翩的手，微微一笑，用口型说：等我。

何翩翩自然不会拒绝他，点了点头便转身回房了。只是她走着走着，忽觉脊背冒冷风。她好奇地转头循着那冷意源头望去，只见莲岂清俊秀澈的脸庞斜对着她，一双明若秋水的桃花眼里含着股魅惑难解的暮色，远远望去仿若谪尘仙子，可那一颦一举却让人觉得莫测而危险。

何翩翩打了个哆嗦，虽然莲岂面上并未有什么变化，但她就是从他那眼神里看出了四个字：怒不可遏。

直到回了房里，何翩翩依旧有些恍惚，脑子里充斥了莲岂那意味深长的笑容，在这大夏天里也忍不住浑身冒冷汗。

忽然，门外响起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何翩翩蹙眉判断了很久，估计有

一到两个人，她正欲开门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就看到窗扇猛地打开，一个穿着黑衣的蒙面男子闪身进了房里。

“别叫！”在何翩翩开口呼救之前，黑衣人先说道，“救我，给你五两……”语速缓慢，似乎隐忍着极大的痛苦，显然是受了重伤。

何翩翩思索一番，压低声音道：“你的命只值五两？”

黑衣人沉默了，感觉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有些咬牙切齿地说：“再加五两！”

“不干。”打发要饭的呢！

“十五两不能再多了！”脚步声已近在门外，黑衣人不得不再次妥协。

“成交。”何翩翩扶起黑衣人扔到床上，放下床帐关好窗户，安静地坐在桌子边等待外面的人询问。

可是她错了，她原以为那些人怎么也得先打个招呼再冲进来，可他们居然二话不说推门而入，这实在是让人有点头大。

何翩翩面色古怪地看着这四个陌生人。

按照她方才的推算，外面充其量也就两个人，可现在进来的却有四个，这四人的武功可见一斑。仔细打量一下，何翩翩发现他们都穿着统一的褐色皂靴，冥思苦想了半天，她忽然一怔，这似乎是……莲岂的人？

“不知姑娘可有看到一个黑衣蒙面的男子？”四名男子中走出一名，冷面冷口，似乎是他们其中的头儿。

何翩翩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没有。”

男子瞥了一眼她身后的床榻，冷笑一声：“得罪了。”

“喂——”何翩翩眼睁睁看着他迅速越过自己掀开了床帐，那黑衣蒙面的男子赫然闭眸躺在床上，浑身是血，呼吸紊乱，显然已经昏死了过去。

“这就是姑娘的没有？”男子走到何翩翩身边，露出一个危险的笑容，似乎把她当做了黑衣人的同党。

何翩翩正欲解释，便听见门外传来一个低沉悦耳的男音——“去看看他死了没？”莲岂淡淡吩咐了一声身边的护卫。

何翩翩循声望去，就看见莲岂负手立在门边，桃花眼中墨色瞳仁略微弯着，眼角处一颗泪痣晶莹柔亮，说话的语气比她遇见他以来每一次都要冰冷些许。

“那个我……”再不解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莲岂抬手打断了她的话，不见脚下动作，便见他已掠至了她身边，自上而下神色轻渺地看着她，她心虚地不敢回望他，却被他扣住了下巴。

顿时，何翩翩呼吸急促起来，被莲岂的动作吓得不知所措，而莲岂也不知是怎么想的，似乎是觉得手下触感肉肉的十分舒服，竟然弯起拇指轻轻蹭了蹭她下巴上薄薄的软肉，然后轻笑了起来。

“翩翩何必多说，我自是信你的。”松了手，莲岂风度翩翩地转过身，彬彬有礼地对伯父道，“扰了兄长的晚宴，实是莲岂的不是。”

“哪里哪里。”谁敢说你的不是……

“今晚看来只能到此为止了，莲岂现下有要事要做，便不陪兄长和嫂嫂用膳了。”

“好说好说。”不觉得他们是同党就不错了……

莲岂略微颔首，话锋一转对伯母道：“我方才与嫂嫂所说之事，还望嫂嫂不要忘记。”到此，意有所指地睨了一眼何翩翩。

何翩翩满脸茫然地望向伯母。

伯母了然于胸道：“放心吧，这都是小事，七弟你办正经事要紧。”

“多谢嫂嫂。”一阵凉风拂过，莲岂的轻纱白袍掀起了漂亮的弧度，明明是走在凌乱昏暗的过道上，却好似置身神仙之境，百花齐下，落英缤纷，簌簌飘散在他肩上、身上，伴着惑人的香气，只消一眼便叫人心神迷醉。

他就这么走了？何翩翩显然有些反应不过来，但苏淮很难看的脸色告诉她，今晚的事不会就这么简单结束。

“东南西北，把人带到我房里来。”

远处传来莲岂温雅的声音，竟似在她耳边说出的一样清晰，这内功……简直比轻功还要俊。望着黑衣人被四个名叫东南西北的褐衣男子带走，何

翩翩忧虑地颦眉，这男人真是深不可测。

“苏淮哥……”何翩翩叫了转身欲走的苏淮一声，苏淮却没有回头，夜幕下的背影稍显寂寞萧索，搞得她越发胆寒起来。

“翩翩，坐。”屋子里的人很快就都走完了，只留下了伯母一个人，此刻的伯母正拉着何翩翩的手往桌子边走，待两人都坐稳，便像知心姐姐一样轻抚了一下她的头。

“一眨眼翩翩都长这么大了啊。”

她？是好大啊。

“也该找个婆家了。”

应该了应该了。

“翩翩，你觉得淮儿的莲岂如何？”苏夫人话里有话，她只说莲岂是苏淮的莲岂，却没把何翩翩搁进去，言下之意，昭然若揭。

何翩翩的心莫名狂跳：“伯母，我……”

“翩翩，你父母早逝，我从小把你带到大，一直都把你当做亲生女儿看待。”

“我知道。”何翩翩吸了口气，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她知道伯母疼她，也知道伯母并不打算把自己嫁给苏淮，因为……看着身上的肉，何翩翩第一次真正地感到自卑。

“翩翩，你是个好孩子，伯母的意思你应该很清楚了，你觉得如何？”

清楚是清楚，但关乎一辈子的“性福”，有些地方不能让步，何翩翩一字字道：“坚守原则。”

“你……”伯母叹了口气，“翩翩，你知道我是不会答应淮儿娶你进门的。”

“伯母，我跟义兄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齐大非偶。”

“义兄长这么大见过的女孩子不多，他心里只有我一个……”

“宁缺毋滥。”

何翩翩沉默了。

伯母似乎有些不忍：“翩翩，你们是义兄妹，是不可能在一起的，而且莲岂身居高位，你知道伯父和伯母是无法拒绝他的。”

何翩翩眼神一暗。

“伯母明白你的心思，莲岂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凭良心说一句，连淮儿比之都差逾千里，你能嫁给他，可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这种福气还真是不想要啊，何翩翩捂着心口，一副无法承受的样子。

“话已至此，剩下的事要怎么做翩翩应该很清楚了。”伯母站起了身，“明日莲岂会到靖王府做客，回来之后便会动身回京，到时你就跟他一起走吧。”语毕，显然言尽于此，推门而出。

何翩翩愣愣地看着伯母离去的背影，很久都无法回神。

她原以为，只要认真地对别人好，就可以打动他们，却原来，只打动了她自己。

于是第二天，全府上下都知道了何翩翩要跟莲岂一起回京，做他的第十八房夫人的消息。

何翩翩有些胃疼，干脆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出去，而苏淮从前一晚离开后便毫无踪迹，不来看她，也没传过一句话。她心里跟明镜似的，苏淮算是默认了此事。

看来这个莲岂还真不是吹的，有两把刷子，如果她敢闹什么幺蛾子出来，估计小命就得交代在苏府了。第三天的时候，何翩翩看着站在门外的“东南西北”四个护卫，后怕地想。

“上车去吧。”莲岂站在伯父伯母身边，淡淡地吩咐着何翩翩。

何翩翩背着伯母早就给她整理好的包袱，一步三回头地出了苏府，直到马车帘子垂下来，也没有看到苏淮。

没有了她的存在，他一定是自由了……那么她呢？

何翩翩虽心里不太舒服，却也没有过于难过，她其实并不在意住在哪里，跟着谁，没有父母亲人的庇护，走到哪里都是寄人篱下。只是对于就这么